

台
灣

沈亞

御
董

街
董

沈亞的夢
天使也動容

I247.5 / S40

I247.5
S40

童 街

(台湾)沈亚 著

东南大学
图书馆藏书

南京图书馆
文艺书刊专用章



ZL142542

真知文化出版社

3375

责任编辑:李 刚

封面设计:符晓笛

沈亚作品系列
街 童
(台湾)沈亚 著

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8-1731-0/T·1691 定价:8.80 元



“海儿，听说你只做到今天？”

“谢谢光临！”她笑吟吟地一鞠躬，送走自电梯中出来的人们；等人都走光了才又抬起头来。“消息真灵通！我本来打算‘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呢！”

站在她对面的月狠狠瞪她一眼：“没良心的女人！枉费我们对你这么好！欢迎光临！”

电梯门打开，海儿将客人送进电梯，对着一个小男孩扮鬼脸，男孩快乐地笑了起来。“……我知道你们一定又要骂人了，何必说？”

月看了看手表。“这次打死也不放过你！下了班说什么也要你陪我们吃饭唱歌，真是钱行，天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扭曲的理由而打算走人的！”

海儿耸耸肩：“我另外还有课！”

“课你的头！”月凶了起来，竖起两道秀眉，对她龇牙裂嘴：“你再拒绝我一次试试看！”



“可是……。”她委屈地垂眼，表情像是可怜的小狗。“我不去上课会被教授骂死……。”

“那好”今天不吃饭，你继续做下去。”月的双眼闪着狡猾光芒。“没得商量！”

“欢迎光临。”海儿嘟着唇：“好啦！知道了啦！跟你去吃饭嘛！这么凶！”

月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又看了看手表。“下班啦！走，换衣服去。”

“你先去吧！”海儿也看看表。“我要先去会计室领钱，等会在门口见面。”

月点点头，乘上电梯仍不忘扮出凶相警告：“敢放我鸽子，我死也不会原谅你的！”

海儿无奈地摇摇头，缓缓走向百货公司另一座员工专用的电梯。

一路上总见到人微笑的脸朝她打招呼，看得她几乎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了。可是她在这里已经呆了三个月了，再呆下去可就违背了她自己的原则。

回到台湾快一年了，她换了四份工作；每份工作都是一种全新的经历和挑战，她也都很喜欢。但她不打算定下来——尤其是在她自己的家族企业之内。

到了七楼，她偷偷摸摸地瞄了一下四周，一看没人便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总经理室。



应辰离愉快地望着侄女那不满的神情。“我第一次见到侄女进叔叔的办公室居然要像作贼一样的。需要我有什么反应吗？”

海儿瞪着她的小叔叔。

应辰离是应家最小的一个孩子，比海儿大了十一岁，绝大部分的家族企业都由他掌理。

他的外表斯文俊朗，在商场上却是一等一的高手（听说是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狐狸）。

海儿一向热爱她的小叔叔，即使应辰离早已知道她和他们应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但他一直极其宠溺她。不过有时他操纵人的本事真会令人恨得牙痒痒的！

“你是什么样的叔叔？暴君！没有人这样陷害自己的侄女的！”她不满地大声抗议。

“是吗？我以为我好疼你的！”他故作惊讶地：“我做了什么吗？”

海儿鼓着腮指控：“你把我要走的事泄露出去！”

“啊！那件事！”应辰离笑得极为开心。“那不是我，是你自己无聊，还递辞职信呢！既然你递了，那当然要存档，得先经过会计室，人事部，单位主管……。”

“叔叔！”

应辰离微微一笑站了起来。

他真不了解眼前这个小东西；她拒绝让人知道她是家族



企业中的一员，拒绝任何优先待遇，甚至不准他在别人的面前认她。

她还喜欢故作神秘地消失，然后又在某一天突然冒出来。

有时候他真拿这个小魔鬼没有办法？

他走到她的身边，轻轻揽着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小海儿！同事们都很喜欢你，你一声不响就走是很不公平的！只不过是吃吃饭、唱唱歌而已，不会有什么泪洒的事发生的，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我就是讨厌！”

“你还真是讨厌！”他笑了起来。

“小叔叔！”

应辰离笑着抹抹她的发。“不要惨叫了，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发誓等你要回日本的时候我一定什么话都不说，让你自己扛行李去机场，这样可以了吧？”

海儿无奈地瞪他：“那也只有这样了！”

“好了，你爸爸早上打过电话来，他们都很想念你呢！你妈妈还有五个月就要生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去？”

“他们才不需要我！”她嘟着唇：“光忙着两人相亲相爱都来不及了，更何况还有个弟弟呢！”

应辰离微笑着逗弄她：“吃醋啦？”

“我才没有！”



“没有才怪！”

海儿横了他一眼，在心里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是有些吃味！

她已经 18 岁了，怎么也没想到爸爸妈妈居然还会有孩子。她当然知道他们有多期待这个孩子，就是因为这样她才有种被冷落的感觉——

这实在是很幼稚的想法，她很有些惭愧，但她向来对自己诚实的！

“海儿？”

“我会找时间回去的。”

他心疼地抱了抱她：“傻瓜！”

海儿在他的颊边吻了一下，耸耸肩抖落一地哀愁：“我要走了。”

“下一个工作不是要到超商吗？我帮你安排好了……”

“不要！”她立刻干净俐落地打断他。

应辰离一愣：“不要？”

“我要自己去找工作，不要靠任何人的安排！”

他蹙起眉。“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并没有干涉你——。”

“不是那样的。”她摇摇头，十分认真的。“我只是想试试看自己的能力，而且我一样会让你知道我在哪里啊！”

应辰离沉默了三秒钟，看出她眼里的坚决；这小东西可不算打算听从他的任何劝告，如果不让她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反而会把她的叛逆性激出来，既是如此，他也只有让步，另外再想



办法。

海儿看着他，知道 he 已同意，开心地又吻了他一下。“谢谢小叔叔！我走啦！”

“晚上早点回家。”

“知道了！”

望着侄女活泼动人的身影，他不由得轻叹口气。十八岁！有哪个孩子的十八岁是像海儿这样的？



海儿和同事吃完晚饭唱完歌之后，大伙又呼啸着飞奔到忠孝东路逛地摊。

他们都喜欢海儿，她的性格开朗活泼，虽然有时不免有些任性调皮，但她就像个小妹妹一般惹人疼爱。

海儿一直很神秘，他们只知道她的父母都在国外，在台湾还有个亲戚，她现在住在亲戚家里，晚上在大学里还有几门功课，有时候还兼差，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海儿，你知道吗？”

“我当然不知道。”她舔着冰淇淋调皮地回答。

月推了她一把笑骂：“还皮！”

“你又没说是什么事我怎么会知道？”她还理所当然地笑着回答。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难道有人姓海吗？”

“当然有！”她大声说道，然后停了一下，笑着眨眨眼：“不过不是我。”

“海儿！”

她大笑，引来路人好奇地注视。“姓冷啦！天气很冷的冷！”

“冷？”月侧着头想了一想：“冷海儿？”

“有！”她立刻举起手。

“好奇怪的姓。”

“哪里奇怪？去翻翻百家姓你就知道，更奇怪的还多着呢！”

月正要回答，却听到有人在喊着：

“对！对！对！冷海儿！看看这边吧！”

这下连海儿都愣住了。“谁在叫我？”

“这边啦！，拇指王子！”

她们往旁边一看，一个年轻人手上扬着衣服，笑咪咪地望着她们。“没错！没错！就是我！”

海儿童心大发，也蹲在地上瞅着他。“请问拇指王子，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年轻人指指月：“她告诉我的。”

“喔！那再请问你叫我有何事吗？”

他大笑起来，然后神秘兮兮地：“我要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要不要买衣服？”

“不要。”海儿干净俐落地回答，睁着一双乌黑如星子的大眼。“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年轻人和她对视着，笑意更浓。“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月大声回答，拉着海儿。“走啦，他是坏人！”

“我才不是坏人？”年轻人被冤枉似地叫了起来：“我是好人，而且回答你刚刚的问题，我叫小四，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他有些调皮地朝她们眨眨眼睛。“摆地摊并不算太违法吧？”

海儿十分好奇地打量他。

小四有张可爱的娃娃脸，个子并不高，脸上有些雀斑，使他看起来尤其可爱。年纪很轻，一双微眯的黑眸十分调皮地瞅着她。

“你很好玩。”她评估之后终于下了定论。

“这意思是不是说你愿意和我交个朋友？”他满怀希望地问。

“喂！。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月双手叉腰，面色不善瞪着他。“有人追女孩子是这样的吗？”

“哗！”小四故作讶地嚷了起来：“她是你的喷火恐龙？”

月嘿嘿一笑：“答对了！死在我手中的不计其数，你要列入



阵亡名单了

“警察来了!”不知从什么地冒出这么一句。

她们还没反应过来，整条街上摊贩的动作犹如骨牌效应一般迅速确实。

小四将地上的布用力一翻，所有的衣服全挤在一起，八秒钟之内便成了一个包袱。

“哇!大卫魔术!”海儿笑了起来，对这些人动作之迅速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小四做个绅士的姿态。“不错吧!”

“哗!”月扮个鬼脸拉着海儿往前走。“我才不丢铜板!”

“喂!”小四叫了起来，立刻追上来。“等一下嘛!”

“你是牛皮糖啊!，跟这么紧!”月骂他，头也不回地拉着海儿往前走。

“我又不是叫你，臭恐龙!”小四嗤之以鼻地叫道，拦住海儿，双眼中闪着希望。“告诉我你的电话好不好?”

“不好!”月大叫。

海儿见他们一来一往，索性双手抱胸在一旁观战，脸上有着愉悦的笑容……



“威小海，你给俺滚出来!”威大山横眉竖眼地起身上楼到



儿子的房间暴吼：“你为要以为你不下来俺就拿你没办法，下来！”

“你上来！”戚小海笑咪咪地出现在楼梯上。“上来啊！”

“你——”戚大山气绿了脸，咆哮得像是爆发的火山。“滚下来！”

“我就不要！你上来啊！”

“好了！你们父子安静一下！”戚母手捏着条手绢，哭哭啼啼地盯着电视机。“那个女人好可怜……你们不要吵我……。”

戚大山暴跳如雷地：“你自己看看你儿子！他就不肯给俺下来……。”

小海悠哉悠哉坐在楼梯上吹口哨，有些邪气地把玩着手中的遥控；他的一大排杰作会在楼梯上瞪着他的父亲，蓄势待发。“哈！我就知道你不敢上来！”

“你——你试试看俺敢不敢！”戚大山大叫，冲进房里，几秒钟之后又冲了出来，披着一大条大棉被，他瞪着儿子嘿嘿冷笑：“等老子上来，俺要拧掉你这小兔崽子的头！踩烂你那些破铜烂铁！”

“没用的！而且妈妈会生气喔！”小海摇摇手指头，然后拉开嗓门大叫：“妈，爸又拿你棉被！”

戚大山微微一缩，正想不顾一切冲上去——

戚母擦着眼泪关掉电视，往他身上的子一拉。“还给我！”



我不要再买棉被了!还有小心高血压,自己去吃药!”

戚大山气得跳脚。“这是俺和儿子之间的事,你不要理我们嘛!你去看你的电视!”

戚母摇摇头,往儿子一瞪。“不要老欺负你爹,下来!”

“妈!”小海哀求:“他会打我!”

“反正他打不到,下来!”

戚大山乐得笑开了嘴,看着儿子心不甘情不愿地下来,熊掌用力一拍——

小海机伶地跳过楼梯扶手,以一个完美的姿态落地。

“哈!”

“哈你个头!你小子找死!”戚大山移动小山一般的高大身裁,熊掌左一拍,右一拍地追杀自己的儿子。

小海反正早已习惯了;他左闪右闪,不时拍拍父亲的大啤酒肚,又恢复他惯有懒洋洋的声调:“早告诉你,打不到的啦!”

“宝儿跟那个裙子好心好意要替你介给女朋友,你干嘛不去?裙子连工作都替你找好了也不去是什么意思?俺的儿子,跑到路边摆摊子!你想气死俺?”

“我没兴趣,摆地摊有什么不好?我喜欢嘛!”

“喜欢你个头!”戚大山气喘嘘嘘地:“甬跳啦!给你跳得头都昏啦!”

戚母又好气又好笑地瞪着自己这一生至爱的两个男人,摇摇头倒了一杯水交给丈夫,宠溺地瞪了儿子一眼。



街 童

小海已经二十岁了,可是他从未改变过自己,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天才,也是孩子——

她多爱这个孩子脸上那恒久不变的笑容。

他在美国独力完成了硕士学位,以十九岁的年纪;然后放弃了一切回到台湾,理由是不想戚大山没人能让他活动筋骨。

她可爱的孩子,心细如发,睿智而善良,令人又心疼又无奈的孩子。

他什么不能做呢?

或许她永远也没有完全了解他的一天,但她知道,小海永远明白他想做什么!

戚大山横了儿子一眼,坐在沙发上喝了口水,有些不甘心地嚷:“俺懒得跟你争!”

小海的脸上有愉快的笑容,他坐在茶几上。“宝儿和裙子不是要过来吗?我以为今天我是来接受批判的!”

“说什么话!”戚母摇摇头,宠溺地笑了起来。“他们都是为你好呢!”

“就是!就是!根本是没良心的小兔崽子!”

小海的表情有些无奈。“我开始后悔回到台湾了!”

“后悔什么?”宝儿娇俏的声音响了起来。“这样对待自己的姊姊?”她笑着说,人已笔直投进小海已然宽厚的肩。

小海拥抱娇小的宝儿;当年的精灵如今已是个动人的小妇人。他绕了个圈子,开心地低头看自己的姊姊。



宝儿的眸子仍漆亮如星，长长的发披在肩上，心疼地拥着自己的弟弟。

这一切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对吧？

过去那个总是以小小的臂膀护卫着她的男孩已经二十岁了：他是个男子了，仍然会以他的生命来护卫她，她的弟弟——过去总在半夜里哭着拉他的手说不敢睡的小女孩仍有双温柔羞怯的眼——

“喂！放开我老婆，否则我会打掉你牙齿！”群智玩笑地咆哮着，上前一拍小海的肩：“好小子！真的长大了！”

“说得倒像有几年不见似的。”小海微微咕哝，眯着眼打量自己的姊夫，转向宝儿：“他对你好不好？我不在的时候他有没有欺负你？要是有的话，我替你出气！”

“当然没有！”宝儿的眼眶含着泪笑道：“谁都知道我有个连黑手党都要礼让三分的弟弟，他哪敢欺负我？”

“好啦！”戚大山粗着嗓子以掩饰自己感情上的激动：“坐下来啦！婆婆妈妈地，格老子地！”

小海笑一笑，拭去宝儿眼里的泪水，让她在沙发上坐下。方群智坐在另一头，而他自己仍坐在沙发的扶木上。

他回台湾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外流浪了几个月，通盘了解自己的家园之后才回来。

如今，他终于回来，见到久违的亲人”

他们对他的爱——未曾改变。

“好啦！”他摊摊手：“我在这里啦！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啦！”



他在哪里馁？

当年匆匆一面，如今三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再连络过。他答应过，三年后他会再回台湾，她也一样，到时候才真正开始——

三年前的历历在目——

海儿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发呆。

她回来了，为了三年前的承诺。而他呢？是否和她一样惦记着她？

其她并不知道即使再见面，一切是否会和过去不同；只是这几年来，她未曾忘记过小海——

夜里所见的小四，不知怎么地，令她有种怀念的感觉，他有朵和小海神似的笑容！

不知不觉地，她笑了起来，想起小海那满不在乎而自信满满的笑容。

当年他们谁也没留下连络的方法。小海带着她躲在树上，避过了绑架者的追踪，他在地上设下陷阱，整得他们狼狈异常。

等到警方和家人赶到，小海已经将她安顿好而离去了；那时他说：

